

许春樵中篇小说精选
Xu Chun Qiao
Novelette Selection

一网无归

许春樵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XU CHUN QIAO
NOVELETTE SELECTION

许春樵中篇小说精选

一网无鱼

许春樵 ●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一网无鱼	001
知识分子	028
生活不可告人	080
找 人	113
来宝和他的外乡女人	139
不许抢劫	164
艳 遇	213
九月的天空	233
缴枪不杀	267
【附 注】	302

一网无鱼

生活似乎永远在别处

——浮士德

1

两年过去了，陈空从小县城来到省城谋生就像一个技术不高的小偷企图钻进森严壁垒的银行撬保险柜，要么进不去，进去了也撬不开，失败是注定的。他在这座城市的唯一社会关系是舅舅，可他来投奔舅舅的时候，害肺病的舅舅从农药厂刚刚下岗，家里堆满了用来抵工资的农药。舅舅对陈空说他经常夜里爬起来想喝农药。陈空在舅舅家只住了三天，就卷起铺盖滚蛋了。如今大学本科生想混一口饭吃都不容易，像他这样的中专生苍蝇一样密集，想谋一个好差事有点类似于一个脸上长满了胡子的屠夫打算跟张曼玉结婚，基本上是属于痴心妄想。

陈空早年写过一些诗歌，在省商校读书时还是学校“天星文学社”的社长，在报刊上发表过好几十行诗，其中有两句还相当有名，叫做“当霓虹灯将我拒绝在黑暗的夜里/我撬开酒瓶请自己喝酒”。可毕业分回小县城后，国有商业差不多全军覆灭，他在一个与商业毫不相干的市容纠察队干了三年，整天靠罚小摊小贩占道经营和乱停乱放的款糊一口饭吃，陈空不忍心跟那些做小买卖的穷人过不去，因此罚款数量就上不去，提成也就很少，日子过得朝不保夕。看着纠察队里弟兄们下手特别狠，他就对队长抗议说，“这是以法制的名义公开进行拦路抢劫！”队长捋起袖子习惯性地将指关节扳得格格直响，“就凭你这种认识，我明天就可以解雇你！”陈空将沾满灰尘和油污的大盖帽往队长的桌上一扔，“你现在就可以解雇我。我

他妈的早不想干了！”说着转身就走。陈空离开市容纠察队不久，纠察队果然闹出了人命，队长他们将一个沿街摆馄饨挑子的老头打得脾破裂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老头的儿子当场将一锅滚开的馄饨汤很彻底地扣在队长和下手特狠的小赵头上，两人全身被烫得面目全非。陈空离开县城时，官司已经进入了二审阶段。

陈空发觉生活与诗歌毫无关系，没有钱自己请自己喝酒也是不可能的，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一个封了口的空酒瓶，徒有自欺欺人的空壳。队长在没有烫伤前曾对他们说过，“社会主义不是慈善机构，饭碗是靠争来的，抢来的。”

陈空在省城的两年里已经换过六七份工作，那些让他充满希望的工作都无一例外地粉碎了他对自己的设计，失败如同影子一样尾随着他深入到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三个月前最后一次失业后，他再也没有心思去找工作，他觉得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拒绝了他，也许应该离开这座城市，但去哪里，他不知道。三个月来，他有两个半月在网吧里泡着，白天睡觉，晚上在郁叶下班回来前骑着自行车去“红蜘蛛网吧”，郁叶是他同居了一年多的女友，她在东市 DAK 电脑公司做销售员，收入不高却相对稳定。女友郁叶劝他说，“面对现实，你应该实际一些。”每当此时，陈空不说话，只是拼命地抽烟。

陈空在网吧里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他已经将许多网站的游戏室全部占领，没有他攻不下的堡垒和打不败的敌人，他在网上始终是一个战无不胜的英雄，世界在他的鼠标下被任意修改和重组，一种权力和意志的全面胜利使他彻夜亢奋。他被一种持续的胜利鼓励着，所向披靡的气势如同复活的法西斯。白天已经被省略了，每当夜幕降临，他和蝙蝠同时出动，寻找对手，寻找战争，寻找征服的快感。他觉得失败的人应该上网而不是去练“法轮功”。

这篇小说开始的时候，陈空已经在“红蜘蛛网吧”的一台老式电脑前坐定，他还没来得及打开“三国争霸”游戏网的主页，网吧里来了几个染着紫红色头发的小混混打群架，一个胸前吊着银色十字架的小混混胳膊上被对方砍了一刀，陈空看到小混混胳膊上的一条刺青小龙口吐鲜血，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陈空一下子没了心情。他走了。

今晚关羽是没救了，他本来打算最迟在后半夜三点钟的时候从曹营中救出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血流成河，沿途还免不了要花一些银子贿赂关口的哨兵和部分领导干部，游戏软件中大量设计了现代攻关手段，除了兵刃相见外，少不了要开后门、送红包还有花钱请“三陪女”腐蚀少数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陈空发现游戏中大部分领导都放弃原则收钱和接受色情贿

赂，甚至连诸葛亮也很愉快地犯这样的错误。他觉得很好玩。

陈空游戏没玩成，很不愉快地回到了他和郁叶合租在城郊结合部的一间民房。

破烂不堪的自行车烦躁不安地经过光线幽暗的巷子，然后钻进了后街的一个铁门上拴着一条大狼狗的院子里，狼狗用鼻子嗅出了陈空的气息，就很含糊地呜呜地叫了两声，算是打了个招呼。进屋后，陈空首先闻到了屋里稀饭咸菜的味道，沿着稀饭咸菜的味道他看到了一个发黑的铝锅墨守成规地缩在蜂窝煤炉旁。郁叶盛了一碗余温尚存的稀饭，然后将碟子里残余的一小撮咸菜炒干端到了陈空的面前。陈空埋头呼噜了几声，就将稀饭喝光了，最后又耐心细致地舔着碗，故意做出一副饥寒交迫的穷酸相。他想让郁叶对他绝望。

郁叶收拾着碗筷，“市人才中心将电话打到了我们公司，说打你手机打不通。”陈空点燃一支劣质香烟，往床上一倒，像一个战败的俘虏，“我的手机已经卖了。”

郁叶从洗碗盆里抽出湿漉漉的手，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说，“人才中心说残疾人福利院要你去面试。”陈空将头埋在一团烟雾中，嘴里吐出的声音如一堆烧干了的煤灰，“我不去，让残疾人照顾我是不道德的。”

郁叶继续克制着情绪说，“手机卖了，用人单位怎么跟你联系？我替你交电话费不就得了。”

陈空从床上反弹起来，“你以后少在我面前扮演救世主，我不会用你一分钱，你存心要蔑视我的尊严。”

郁叶终于忍不住了，“你成天工作不找，白天睡觉，晚上泡网吧，下班见不到你人影。这究竟是谁在蔑视对方的尊严。”

陈空负隅顽抗，“我有卖手机的自由，你也有从这里搬出去的自由。”

郁叶发出了最后通牒，“再这样下去，你不赶我走，我会主动走，就像你当年离开纠察队一样。”

昏黄的灯吊在半空如同一团人工流产的血晕。陈空听到了屋外秋天的风声正从屋顶上削过，一些树叶在露水很重的风中飘零，他倒在床上哑口无言，一绺冰凉的泪水从他枯涩的眼角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陈空觉得生活一直在被逼中进行，被逼离开县城，被逼从舅舅家出来，被逼按老板的意思去工作，而郁叶却不理解他多么需要心理缓冲，在失业的第二天就逼着他出去找工作。网吧是他现在唯一的避难所。

郁叶看着陈空像一条受伤的狗，鼻子发酸，她拿过毛巾，轻轻地擦去男人的眼泪。

2

最后一份工作也是郁叶逼着他去找的，今年夏天从中顺贸易公司跳出火坑后，他就觉得自己是这座利欲熏心的城市随地吐出一口痰，毫无价值且有碍市容。他倒在床上拒绝洗澡，郁叶给他喂西瓜，还为他烧好洗澡水，极尽温柔之指法，抚慰着陈空的忧伤和绝望，郁叶像哄儿子一样在床上给陈空讲未来的故事，再去找一份工作，奋斗五年，我们按揭买一套自己的房子，房间里的家具都是新的，最好买一套家庭影院，窗帘是粉红色的，屋子里弥漫着新鲜油漆的味道，那味道真美，怎么会有毒呢？

陈空受伤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他躺在郁叶的怀里睡着了。屋顶上一个老式吊扇很困难地旋转出一些热风，陈空在闷热的风中做梦。

陈空觉得牵手的感觉对于穷人来说意味着绝路求生时的共同挣扎，一点也不美好，更没有丝毫的诗意。这个破落的诗人在七月流火的夏天的早晨被郁叶牵着手去“人文礼仪公司”面见老板，那个头发很稀薄的老板身上一点人文的迹象都没有，他坐在老板椅上毫不掩饰地仔细分析推敲着郁叶，好色的目光在郁叶丰满的胸脯上赖着不走了，他很愉快地对郁叶说，“欢迎你加盟我们公司。”郁叶红着脸说，“老板您误会了。”老板惊讶地张着嘴并露出一口被香烟熏黑的牙齿，“打电话来的不是女的吗？”郁叶说我是看晚报上的招聘启事后帮我男朋友打电话求职的，这时老板才注意到站在一旁的陈空，陈空瘦高的个子以及眼睛里流露出的孤独忧郁的目光让老板很怀疑，“你恐怕难以胜任。”陈空正准备说是的，郁叶抢在他前面说肯定能。老板说人文礼仪公司的工作要代客户道歉、送花、设计婚礼程序、担当婚丧主持，没有文化是不行的。郁叶动作很敏捷地送上陈空发表过的几十行诗的复印件，她说，陈空是一个诗人在文案设计方面特别有天赋。老板一边看着诗，一边摇着头发很少的脑袋念道，“当霓虹灯将我拒绝在黑暗的夜晚/我撬开酒瓶请自己喝酒。好，好！”老板冲上来握住陈空的手说，“就这么定了，中午我请你喝酒！”

老板郑标除了有些好色外，还是比较重视人才的，陈空在人文礼仪公司三个月中总共策划过五次婚礼两次葬礼，他将一些古代的诗词通过改造用到现代婚丧仪式中，如“天造地设今生成一桩姻缘，龙飞凤舞来世还百年同心”、“驾鹤西去一路含辛始为难，挥泪北望七关苦度终成仙”之类，还为主持人设计出文采斐然的婚礼贺词和葬礼的悼词与祭文等，老板破例

为陈空开了 600 元月薪。然而赚钱最多的婚丧业务量很少，办婚礼的人听说这家公司还办丧礼，就不愿来请，甚至有一家刚结婚两个星期就离婚的客户上门来要索赔说沾了晦气。葬礼的业务量本来就小，而且能花钱大办的大多数都是有单位的，公家集体办了，穷人的葬礼是很马虎而草率的，人都死了，活着的人还要吃饭，是不大可能讲排场的。因此，人文礼仪公司虽然策划得很有想象力，但实际上效果很不理想。后来，公司也就靠恋人、情人出现危机帮人家送花道歉，这种在陈空看来相当窝囊的生意每次也赚不了百把块钱。陈空觉得公司在开张两个多月后就已经像一个晚期癌症患者苟延残喘地等待着为自己办“葬礼”，而老板却不同意陈空的看法，他在辞去了 40% 员工后信心百倍地跟陈空打赌，“随着中国加入 WTO 跟国际接轨，不出两年，我们办结婚和死人的业务做不完，总有一天要排队和开后门才轮得上操办。”那天晚上，他跟老板在一个小酒馆里喝了许多酒，说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话，陈空觉得自己在这样一个悲喜交加的公司里是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公司裁员后，在办公室做文案的陈空也得亲自出马了，他第一次代表一个嫖客向自己的女朋友去道歉，那位化妆得有些过分的女孩将陈空送来的一束花很利索地扔到地上，还用高跟鞋踩了个稀烂，女孩用涂着紫色指甲油的手指着陈空的鼻子数落道，“你来道歉算什么玩意！你女朋友出去做台接客我跟你道歉管用吗？”陈空急了，“岂有此理，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女孩说着就呜呜地哭了起来，陈空以为是自己的态度不好，就按公司的服务条例的要求声音柔软地说，“小姐，请您不要生气，我是真诚地代表我的客户向您道歉！”那女孩突然止住哭，用挑逗的目光咬住陈空，“你要是真的向我道歉，就陪我一起去宾馆开房，不然你就没有诚意。”陈空看到女孩鲜红的舌头别有用心地卷着性感的嘴唇，他的胃里像平白无故地咽进去了一个苍蝇。

他回来后向老板说了事情的经过，老板轻描淡写地说，“你要真去跟她开了房，她就得请你向他男朋友去送花道歉，又可以做一笔生意。”晚上回到出租屋他向郁叶说了白天的事情，郁叶用一个生锈的铁钎捅着蜂窝煤炉，安慰他说，“挣钱总是不容易的。”他省略了女孩要跟他开房的细节。

陈空失业的那天上午，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总从广州打来电话说，他在地出差，务必请人文礼仪公司代他送一个大花篮到临水花园 28 号别墅并向文丽小姐表示诚挚的哀悼，他刚刚听到噩耗，文丽小姐的一条德国纯种狮子狗今天早晨在散步时不幸在车祸中遇难。电话里谈定价格是 800 块钱。

陈空不同意在花篮的缎带上用“沉痛哀悼亚历克不幸逝世”的字样，他说，只有人才能用逝世，老板用命令的口气说，“按客户的要求去做！”他还说没有钱的人性命是不如一条狗的，正宗的德国纯种狗价格是8万，汽车轧死一个中国人只赔4万。

老板郑标让陈空去了临水花园28号别墅，陈空捧着大花篮心情有些滑稽地走了进去，他觉得狗死了狗肉还是可以吃的。进门后，一个穿着黑色西服表情非常沉痛的中年人接过了陈空的花篮还跟他握了握手，陈空见里面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年轻女子正在一楼豪华的客厅里嚎啕大哭，有两个更年轻的女孩挽着女主人的胳膊陪着她一起哭得情真意切，狮子狗的尸体放在客厅中央的一条红色的地毯上，大概是被撞死的，所以尸首还比较完整，只是狗的嘴角渗出了一些乌紫的血迹，狗眼圆圆地睁着，流露出死不瞑目的恐惧。陈空在想象冬天狗肉火锅的味道，文丽小姐却一次次地要往狗身上扑，声嘶力竭地哭着，“亚历克，你死了我还怎么活呀！”陈空觉得这跟上一次为一个在工地被钢梁砸死的民工办丧事的情景非常相似，他有些麻木地认为，人没死是万幸，狗死了可以让人活得更安静些，狂犬病的疫苗近年来需求量剧增。在十一点钟左右，别墅里楼上楼下已经聚集了三四十前来吊唁的人，他们都表情沉重说话的声音里充满了哀伤。

陈空如果送了花篮就走也不会失业，问题在于当时他根本没机会按客户的要求向女主人文丽小姐表示哀悼和慰问，文丽小姐哭得死去活来，无法跟她说话，而且即使说也不知道说什么比较妥当，陈空总觉得小题大做了。

那位穿黑色西服的中年人招呼大家到楼下来集体向狮子狗默哀一分钟，楼上楼下的人循序渐进慢慢地在狗的尸体前围成一圈，并做出了沉痛的表情。这时，陈空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转身就走，门口的那位穿西装的中年人拉住陈空，“先生，请做完了告别仪式再走！”陈空昂起那颗破落诗人倔强的脑袋，“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中年人说，“你这是什么态度？”陈空说，“不就死一条狗吗，又不是死一个人？！”里面的文丽小姐听到这话哭得更伤心了，“打电话叫公安局长立即来，我要给亚历克报仇。”中年人拉住陈空的袖子，“你不要走，我们正在找凶手，亚历克是不是你开车撞去世的？”陈空说，“我不会开车，也没有车。”

直到陈空说出了自己是代人来送花篮的，才得以脱身，但他坚决拒绝为狗默哀。第二天，那位建筑公司的老总从广州回来后直奔人文礼仪公司，不仅拒绝付款，而且还要陈空去临水花园给文丽小姐道歉，那位身体

比例很不协调的老总挺着肥沃的肚子，拍着桌子说，“你们不仅没有代我办好事，还坏了我的事，我的两千万贷款将会砸在你们的手里。”郑老板一听这话，也慌了，他答应带陈空去给狗重新吊唁一次，陈空坚决不答应，“人和狗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是有尊严的。”郑老板涨红了脸，愤怒地说，“你一个没有钱的人，还奢谈什么尊严？”

陈空拿起桌上的半截香烟，点燃，猛吸一口，对老板说，“这个月的工资我也不要了，人为狗吊唁的事我不想再听到一个字。”说着扬长而去。

陈空就此丢了饭碗，后来他听说老板自己去了文丽家吊唁，狗已经安葬了，他对着狗遗像三鞠躬，此事是真是假已无法确认。那个神秘的住别墅的文丽小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篇小说中是不便于说出她的身份的，说出来不利于维护省市领导的政治形象，能说的是，她的泪水是可以淹没一座城市的。

郁叶责怪陈空应该要有客户就是上帝的意识，没有客户就没有饭吃，陈空说，人不能靠出卖尊严吃饭。郁叶说向狗默哀并没有叫你下跪磕头，不过是一种表演而已，这就像人站在纪念碑前对着一堆石头鞠躬一样，做做样子，你较什么真？陈空愤怒了，“你怎么变得这么庸俗？”郁叶说，“你不能适应这个社会，是一种更深刻的庸俗。”

两人吵得越来越凶，由现象到本质，一些难听的伤人的话都说了出来，这对于两个城市漂泊者来说，是生存合力致命的分裂与瓦解。陈空再也不出去找工作，每天在郁叶下班前就躲进网吧，第二天郁叶上班后回出租屋睡觉。

日子就这样已经到了秋天，秋风一阵紧似一阵，陈空的秋天一贫如洗。

3

昼伏夜出的生活规律终于让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方言很重的黄毛找到了陈空，他在傍晚时分请陈空去喝酒，在巷口的卤菜摊上剁了半只酱鸭，又买了两只猪蹄，然后钻进巷子里一个苍蝇很多的小酒馆，黄毛先将一茶杯白酒灌进脖子里，自作多情地叫陈空大哥，“我一看你就是师出名门，风度翩翩，我跟你干怎么样？”陈空说，“干什么？”黄毛说，“大哥，你就收留小弟吧！我从外地初来乍到，路子不熟。”陈空还是有些不明白，黄毛说，“我看你一到天黑就出去了，从来没失过手，我来才做了两票生意，

就被关了15天。”陈空从一堆剁碎的鸭子和猪蹄前站起身，“你当然不会知道我晚上出去干什么，告诉你，下次逮到我的手里，就不是15天了，我会让你剃了一头黄毛在劳改农场看今年的春节晚会。”黄毛张大了嘴，一块鸭骨头僵在嘴里无所适从。陈空走后，黄毛当天晚上就从城郊结合部的出租屋里悄悄地溜了。

陈空通常是揣着两块烧饼或一包八毛钱的劣质方便面到红蜘蛛网吧，网吧里免费提供开水，他就带着一个搪瓷茶缸泡方便面并拼命喝水，网吧里昼夜弥漫着呛人的烟味和浑浊的空气，但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质疑。所有的人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如吸毒般地飘飘欲仙，那是一种生命被提升的感觉，这种感觉足以使人从恶劣的现实中逃离出来，网络拯救了无家可归的灵魂。陈空的世界太小了，他只有在网上才能飞起来，玩完了游戏，他就进入聊天室，看许多不曾谋面的人在網上胡说八道，有人要攻打台湾，有人要派恐怖分子去刺杀美国总统，甚至有人提出要将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狂妄的语言在网上四处蔓延，陈空被这种狂妄气氛感染着，全身热血沸腾，鼻尖上冒出了许多汗。你无法在生活中放纵，但你可以在网上跟许多人不负责任地进入洞房，可以揭开美女的面纱然后跟她上床，尽管美女很可能是一个牙齿残缺的六十岁的老头，但这并不妨碍你黄色的想象无边无际，他在“难忘今宵”聊天室里发现“情人CRUS”在短短的两个星期里已经跟十三位女性上床并结婚，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在网上层出不穷，陈空觉得这固然无聊，但很刺激，你可以把自己无耻的欲望和贪婪的思想毫无保留地在网上宣泄出来，而在生活中你只要暴露出一个情人就有可能让你断送仕途身败名裂或家里吵得天翻地覆。

你在生活中必须对每一颗纽扣保持警惕，但你在网上就可以无法无天。网络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使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社会充满了向往和感激。陈空对自己泡网吧的意义不是十分清楚，但他觉得在网上可以逃避郁叶温柔而严厉的教诲，可以让自己在没有被逼的自由中熬到天亮。他害怕早晨的阳光，阳光下上演着真实而残酷的生活，阳光暴露了他在这座城市里的多余的身影和被灯红酒绿拒绝的难堪，城市的每一个窗口和窗口的每一块玻璃都在吞噬和切割着他脆弱的理想，他回到出租屋的时候，正是人们上早班的时候，他喝下去郁叶留给他的稀饭，希望里面有老鼠药，然而他倒头睡下去后，下午依然又健康地醒来了，郁叶就是不肯下手。他呆呆地望着院子里夕阳的影子从腐朽的窗子上慢慢地移走，然后迫切地等待着黑暗的来临如同一年前等待郁叶的敲门声。

这天是郁叶轮休，天亮陈空回来後一言不发地睡了，郁叶去巷口的一

个很不规范的小菜场买菜，那位嘴角始终叼着香烟的鱼贩卖给郁叶八两鱼居然扣了二两，郁叶回来用弹簧秤称了后要陈空跟她一起去找鱼贩子算账，陈空当时正在做一个美梦，梦中他是一个集团公司的总裁，就在他跟证监会的官员讨论他公司股票上市的时候，郁叶将他从梦中拖到了现实中，他揉着惺忪的睡眼嘴里咕噜着，“开奔驰去，当然在粤港海鲜楼。”

当陈空清晰地看到桌上的那只黑糊糊的铝锅以及屋内弥漫着咸菜味道，他很恼火地对郁叶说，“我不去，我要睡觉！”说着倒在汗馊味很重的席子上沉沉睡去，郁叶看着陈空松懈的四肢横卧在床上如同一堆报废的塑料泡沫，绝望的情绪在心里潮水一样涨上来。

她一个人找到鱼贩，鱼贩扬起一颗蛮横的头颅，将嘴里烟头吐到郁叶的面前，“想讹我，也不称一称你的骨头有几两。”

郁叶以牙还牙地将半死不活的鱼扔到鱼贩的面前，“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补足秤，我就到工商所去告你。”

鱼贩很轻松地说，“那你就去吧！”说着又将一支烟咬到嘴角上，准备掏出打火机点烟，郁叶冲上前去一把夺过打火机，“不行，不补足秤我就不许你卖！”鱼贩用鱼腥味很重的手攥住郁叶的手腕，“看来你是想住院了！”

双方扭打了起来，这时有人上来拉架，一辆在巷子里刚抓了人的警车从远处开了过来，车上很快跳下了两个警察，他们顺便将鱼贩制服了，鱼贩说没有扣秤，那位年轻的警察连看也不看一眼说，“向这位小姐道歉，按十倍赔偿。”鱼贩还想争辩，警察对车里喊了一声，“小王，给我把手铐拿来！”

鱼贩很老实地秤了一条两斤的鱼递给郁叶，并且很老实地说了，“小姐，对不起！”

回到出租屋，陈空还在睡觉，中午的阳光从窗外漏进来在屋内的地上割出明暗对比的色块，蜂窝煤炉闷火也灭了，屋内呈现出一种劫后余生的萧条与冷清，郁叶赢了鱼却输了心情，她忍不住暗自啜泣。

用一块新煤在房东家换了烧着的煤，然后郁叶拎出煤炉在院子里用一把破扇子煽风点火，呛人的煤烟在秋风中涣散着破碎，阳光均匀地铺在院子里，凝固不动。

下午一点半钟，郁叶叫醒陈空吃饭，郁叶还为陈空买了一瓶啤酒。陈空睁开眼就抓住酒瓶猛灌了一大口啤酒，郁叶说，“你先洗了脸再喝吧！”陈空说，“你怎么管得那么宽？”

郁叶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两人索然无味地吃着鱼，鱼的残骸在开了

缝的小桌上四分五裂，有两只饥饿的苍蝇相互掩护着在鱼的残骸上方飞行，它们为了生存铤而走险。

郁叶看着苍蝇声音平静地对陈空说，“看来你是没救了，我不得不走了。”

陈空将筷子伸向酱红色的鱼头，很认真地看着郁叶，“是的，由你主动提出来比较好。”

郁叶看着冷漠的陈空，忍不住心酸得落下泪来。

陈空说，“我对不起你，你跟了我一辈子受罪。我是个无用的男人。”

郁叶抹了一把眼泪说，“我不在乎贫穷的受罪，但我在乎受罪的贫穷。”

陈空摸出一支烟，郁叶递过来一盒火柴。陈空点着烟，从喉咙里挤出灰暗的声音说，“我不是不想工作，而是不想被逼着工作。”

郁叶纠正说，“除了写诗是自愿的，我们这样的人本来就是被逼着出来吃苦谋生的。而过日子又不是写诗。”

陈空说讲这些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你看什么东西值钱就都拿走吧，郁叶说你总不能一辈子活在网吧，陈空说我除了在网上结婚，我是无法对任何女人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的。郁叶突然警惕起来，“你是不是在网上找到了恋人？”陈空肯定地说，“是的！”

郁叶又伤心了一气，她说网络比法轮功还要害人，她在电脑公司从来不上网，在网上恋爱的人都是骗子。陈空说有什么办法呢，真实的不美好，美好的不真实，面对面意味着对立而不是统一，两朵全世界最美丽的花面对面放在一起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只有“一枝红杏”才能让人惊心动魄。

郁叶走的时候将一年前陈空送给她的一枚戒指还给了陈空，陈空说，“卖了后还能换些烟酒和方便面。”郁叶已不再流泪，她从肺腑里吐出彻底的绝望，“你真无耻！”陈空玩世不恭地笑了笑，“我不无耻，又怎么能在网上找恋人呢？我不无耻你能离开我吗？”

郁叶从纸板箱里翻出自己的换洗衣服去自己公司的集体宿舍去住了，郁叶出门前问，“你将来怎么办？”陈空说，“也许我要离开这座城市。”郁叶问，“那你网恋的女友呢？”陈空说，“只要网络还在，她就会跟着我在网上一同走。”陈空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在你每一年生日的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的。”郁叶说，“这就不必要了，你应该尊重我将来的恋人。”

郁叶的背影在经过铁门和房东狼狗狐疑的目光后消失了，陈空站在秋

日下午稠密的阳光下，潸然泪下。他想到了自杀。

4

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英雄在网上。而网上的英雄就像美帝国主义一样是纸老虎，所有的胜利都是无法兑现的虚构，是贫血者没有盔甲的自我扩张，这种感觉在郁叶走后逐步明确起来，这使陈空倍感失败，他将屋里唯一的一块镜子摔碎了，他不敢面对镜子里真实的嘴脸。

天渐渐地凉了起来，城市的颜色一天天枯萎，那些暗黄的色调如同一本古代的线装书满天飞扬，他常常站在黄昏的风中眺望着将来的岁月，而将来的岁月在暮霭中如流淌的墨汁涂满了天空。于是，他整理了一下杂乱无章的长发，只好又一头栽进网吧里去寻找自欺欺人的生活。

陈空觉得郁叶对自己要求太高，总希望是男人就应该暴发，郁叶过高的期望就像一条鞭子悬在陈空的头顶上，而只有中专学历的陈空越是害怕鞭子，鞭子却时刻形影不离，连续的失败使他在双重压力下开始反抗这种生活，他卖掉了唯一让他与现代生活产生联系的手机，他对郁叶说，“下一步我就会卖掉自己的裤带。”郁叶看着他，“有朝一日你会把我也卖了。”陈空不说话了。他知道郁叶是一片真心，他也不算上是什么坏人。但两个好人在一起并不一定就能过上好日子，就像两朵最美丽的花放在一起并不美丽一样。

只要是一个人生活，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和尚也是幸福的。

两年前，他是背着一卷简单的行李来省城投奔舅舅的，来的时候他还给舅舅带来了一只腌得金黄的猪腿，舅舅却一见面就说起了想喝农药的事，舅妈在农药厂没倒闭前就提前下岗了，她无法对这个前来投奔的穷亲戚在脸上表现出激动，舅舅让她中午加两个菜，舅妈咬着牙从菜市割了半斤猪肉，很奢侈地做了一个土豆炒肉丝、青菜肉丝汤，陈空吃饭时如大海捞针一样很困难地在菜里寻找肉丝，然后将目光盯着14寸小电视里正在播报的“午间新闻”，那位显然吃过不少肉的女播音员红光满面地告诉陈空和舅舅今年一季度居民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二，形势一片大好，接着就有许多人在屏幕上跳舞。舅妈旁敲侧击地说，“128块钱救命钱都三个月没发了，我们准备下个星期一每人揣一瓶农药到市政府要饭吃。”舅舅说，“我不去，我是共产党员。”陈空在浓厚的农药气味中吃完了中饭，心里已经提前凉了半截。舅舅家只有两间漏风漏雨的小平房，晚上陈

空就睡在外面一间屋里，屋里堆满了用来抵工资的农药，陈空在农药的包围下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舅舅问陈空能否出去推销农药，家里还有一辆破自行车，骑二十五公里就到郊区农村了。舅妈显然对陈空推销农药缺乏信心或者根本就不想让他掺和自家的事，就说，“农药快要过期了，再说一个大小伙子卖农药太受罪了。”陈空为了表示自己能吃苦耐劳，就热情很高地拖了三十瓶农药上路了，到郊区卖了三天才卖出去两瓶农药，总共卖了二十六块钱，农民说这家国营农药厂的质量很差，想自杀要喝两瓶都不一定管用，上次村里刘素英跟丈夫吵架时喝了大半瓶居然还把丈夫打得在地上乱爬，还不如喝啤酒醉人。陈空对卖农药彻底失去了信心，舅妈见他卖农药无所作为，每天也就烧稀饭给他吃，晚上回到舅舅家累得半死不活，舅妈却毫不掩饰地说，“老头子，英子姑娘下星期要从江苏回家来住一段日子，你到工地上拾些砖头来，在外屋里再搭一张床吧！”陈空听了舅妈的话，放下碗，卷了铺盖，走了，临走前，他给舅妈丢下一百块钱的伙食费，舅妈象征性地推了几下就将钱攥紧在手心里，她声音爽快地说，“你以后常过来玩玩。”

陈空背着行李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流浪和丧家之犬的滋味，城市万家灯火的时候，他看到大街上流淌着毫不含蓄的欲望，涂脂抹粉的女性嘴唇无比鲜艳，她们暴露的腿伸向城市的心脏和隐秘地带。那一晚，他在市政府广场的地下停车场睡了一夜，后半夜，一个小偷企图来偷陈空包裹，当过市容纠察队员的陈空一个鲤鱼打挺将小偷踹倒在水泥地上，小偷年龄不大，声音哀求着说，“大哥，我有眼不识泰山。”说着作揖求饶，还给陈空点了一支香烟。

陈空后来在一家孟达文化传播公司落脚，公司看重陈空诗人的气质以及发表过的几十行诗歌，同行小郭介绍他住在城郊结合部的这间民房里。这里五年前还是农村，城市恶性扩张后，这里的农民就成了城里人，由于远离市区，房租便宜，于是许多打工的、躲债的、拾破烂的、卖老鼠药的、造假证件的、逃避计划生育的、撬锁抢劫的、卖淫嫖娼的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闲杂人员都集中到了这里，这里是穷人和无法无天者的乐园，隔三岔五地总有人被塞进警车，居住在这里的人听警车声就像听电视里的枪声一样面不改色心不跳，很平静。陈空的房东原来是一位养猪专业户，他住的院子里一排平房以前是猪圈，猪圈粉刷一新，就看不出当年猪在里面繁荣而短暂的岁月的痕迹了，他踏着猪的足迹住进来，颇有一种前仆后继的悲壮感。

城郊结合部的街巷里三分之一没有路灯，有路灯的三分之一不亮。陈

空在住进来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骑着从旧货市场花40块钱买来的一辆破自行车在黑暗的巷子里左冲右突，晚上在公司喝了点酒，神智有些糊涂，车又没有闸，他隐约感到对面过来一辆自行车，还是疾速地冲过去将对方撞倒在地，他听到了一个女性痛苦倒地的呻吟声。陈空酒惊醒了，他连忙扶起黑暗中的女性，“实在对不起，我送你到医院去！”

医院的灯光暴露了两人的真实面目。陈空发现撞倒的女的是他商校低他一级的同学郁叶，郁叶也有些意外，她一边接受着医生包扎膝盖的伤，一边脸色苍白地说，“如果骑自行车不撞人就不是诗人了，你们诗人靠意外激发灵感。”陈空有些不知所措，他无中生有地搓着双手，“实在不好意思，我早就不写诗了，请你原谅！”

郁叶住在城郊结合部的另一个院子里，她毕业回到老家江源县后分到塑料厂，干了一年后，没拿到一分钱工资，只拿到了一百多只抵工资的塑料桶和穿二十分钟脚上就起血泡的塑料凉鞋，郁叶说够她一家用五十多年。后来，郁叶就经亲戚介绍来到省城东市的DAK电脑公司打工，做柜台销售员。陈空在学校时是文学社社长，是知名人物，一次在诗歌朗诵会上，陈社长激情洋溢地朗诵了他发表的诗歌，其中就有“当霓虹灯将我拒绝在黑暗的夜里/我撬开酒瓶请自己喝酒”。那天晚上，陈社长发现下面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别有用心地盯住他，很有些含情脉脉的意思。陈社长后来打听到那双眼睛的主人就是低他一级的郁叶，于是他就自以为是地给郁叶写了一封求爱信，信里还写了一首赞美眼睛的诗。好像有一句是“你的眼睛是我深刻的陷阱。”可郁叶并没有回信，陈社长就有些生气，傲慢与自负使他不会再写第二封信了。一切就像没发生过。如今，两人都流落到省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共同的命运使他们都放弃了那一份矜持，他们先是一起聊天，后来一起吃饭，郁叶说，“一起吃饭省不少钱呢。”陈空说，“要是住在一起，还能省一间房租。”郁叶没吱声，陈空也没再提这件事。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郁叶问，“我们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住在一起干什么？”陈空将郁叶按到床上，“干全世界男人女人都干的事。”第二天，郁叶就真的搬来了，等到陈空买了一枚戒指戴到郁叶的手上，郁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赌咒发誓奋斗五年，按揭买自己的房子，办体面的婚礼，彻底告别猪圈。郁叶说她相信缘分，几年前拒绝的一个男人，几年后又能狭路相逢。陈空说，“我总觉得肯定有一个人在等我，幻觉中那个等我的人闪烁的就是三年前的那双眼睛。”郁叶幸福地倒在陈空的怀里，一遍遍地在床上与陈空勾勒未来的梦想。那时候，陈空在孟达文化传播公司干得正红火，他常常用诗人的想象力为一次次活动策划出让

人惊心动魄的主题。工资也由六百涨到了八百，除了吃用，每月能有四五百块节余。两人决定每年存一万块钱，五年后就可按揭买房了。

一次，陈空问郁叶，“当年，你那么痴情地看着我，可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呢？”郁叶说，“我专注地看着你，是想看一看诗人是如何打算不好好过日子的。”陈空听了这话，心里掠过一丝落寞。

陈空愿意与郁叶为将来的一套自己的房子而奋斗，这是他们同居的现实依据，他也知道诗是不能当饭吃的，并且早就不写诗了，但他依然愿意捍卫当年诗人的情绪和诗歌带给他的贫穷而自尊的时光。

5

冬天快要来了，后半夜时分，陈空在网吧里听到了远处冬天的风声。

陈空在网上除了打游戏外，在聊天室里只是以一个过客的身份，看网虫们在网上胡说八道，他没有登录自己带密码的网名，更没有找过什么恋人。聊天室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看客。尽管网络是虚拟的，他认为在网上谈情说爱对于有女友的人来说，背叛的性质是不变的。郁叶走后，他少了一份负罪感，于是在一个天空飘着微雨的夜晚，他登录了自己的网名——独钓寒江。

“独钓寒江”在网上梦游，先是去了“网恋无罪”聊天室，他发现里面的网民基本上都是有罪的，后半夜都在进行黄色的调戏与意淫，没有一个正经的话题。又去了“今夜你会不会来”，里面同样是一派需要扫黄打非的性挑逗。即使那些带有些诗意的“月光下的单人床”上躺着的也是一些流着口水的色情爱好者们，好几个夜晚，独钓寒江在网上都没人点击，他也不知道该点击谁，有一天天快亮的时候，他在“你不来与我同居”的客厅里被一个“波霸美女”点击，波霸美女问独钓寒江，“难道你不想跟我上床吗？”独钓寒江第一次面对如此赤裸裸的挑逗，竟一时心跳得厉害，也不知说什么好。波霸美女更加无耻地又问了一句，“我床上功夫很好的。”独钓寒江敲了一行话，“我还没打算搞同性恋。”波霸美女立即露出身上[结实的肌肉]，“来吧，我是一个生猛的男子汉！”独钓寒江一阵恶心，匆忙溜出聊天室。

陈空发现网恋简直是一些无聊的骗子们在扳着更为无聊的手腕。于是他又进入游戏室里当英雄，偶尔去跟网虫们聊一些足球方面的事，而中国足球持续的失败比网恋更糟糕，打开招聘的网页，地图上没有一个岗位需